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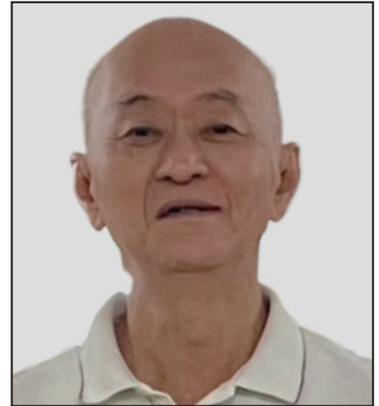
44460 馮鐵漢

位於台灣最北端的基隆是個雨都，也是我的出生地。家父服務於警備總部保安部門，有子女5人，我排行居中，兄弟姊妹各一。1950年前後，島內瀰漫著共諜橫竄、造謠生事的氛圍，全島人心惶惶，陷入風雨飄搖的不安情況中。在「匪諜就在你身邊」的疑慮下，保安工作異常繁重，家父經常往返外縣市，留下家母在家教育小孩。

家母是位典型的中華婦女，相夫教子，操持家務，尤其重視子女家庭教育。在母親的嚴管善教下，我從小就不抽菸、不喝酒、不打牌，養成了正直耿介、剛正不阿的本性。幼年的我，個不高，體不壯，微纖瘦，中等身材，然精力充沛，志氣軒然，常自嘲有點玉樹臨風的味道。

小學時期，仗著我的資質還不錯，再加上有點小聰明，功課都能名列前茅，在那個老師可以體罰學生的時代，我幸運地少吃了不少藤鞭之

苦。初中聯考，考上基隆一中，中學三年，成績普普。參加高中聯考時，運氣不差，再度上了金榜，省立基隆中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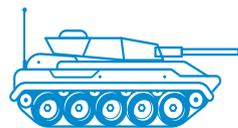


讓我記憶深刻的是，1969年5月就讀高二時，發生隔壁班同學「周振隆」用短斧砍死老師的慘案。因凶嫌未滿18歲，僅判刑入監15年，執行7年多，假釋出獄。之後更名為「楊振隆」，加入民進黨，行為激進，受到看重，後來被委以228國家基金會館長乙職，不知228事件受難人員及家屬作何感想。

我是一個極為平凡的普通人，也沒啥偉大



學生時期和同學一起出遊



九曲堂聯保廠美女成爲夫人

的抱負。簡言之，我的人生軌跡，就是跟隨著時代的變遷，以及外部條件的限制，選擇適合自己能走的路。高中畢業後，我參加了大學聯考，首次嚐到名落孫山的滋味，考慮家中的經濟狀況，就選擇報考陸軍官校，成了

黃埔的一員。我個性內向，也沒有什麼特殊專長，不擅於交際應酬，既未參加球隊，也未加入社團，平平淡淡地度過了四年的軍校生活。官校二年級學期末選兵科時，我學業成績排序29，直覺的認為裝甲兵科比較特殊，就在第13個空格填上了自己的名字，正式成了甲兵一族。

我是一個規矩守分的人，官校的課業和一般大學差不多，只是多了早晚集合點名和基本軍事訓練。原想照表作息，生活平淡規律，不會起什麼波瀾，沒料到的是，三年級的車輛工程實習課，影響了我的一生。我雖個性守成，行事謹小慎微，但平常同學間也常嘻笑打鬧，能融入團體。惟獨對女孩子，卻是靦腆保守，自信不足。學校為了落實車輛工程的學習成效，排定每週在九曲堂的陸軍高雄聯合保修廠實習三小時。高保廠內有個小天地：福利社，是我們這群同學課間休息時經常會去報到的場所，主要原因是福利社內有兩位豆蔻年華，可愛逗人的顏值少女：娃娃（沈惠屏）與阿香（王月民）。

初見娃娃，見她清雅秀麗，落落大方，尤其是言談中那略帶嗲氣的音調，深深地吸引了我。我鼓起勇氣要了電話，展開了我初戀的故事。畢業後，我先留校三個月帶入伍生，真是天賜的良機，此期間我倆共遊屏南景點，沉醉在兩個人的天地中，這可說是我一生中 fastest 的時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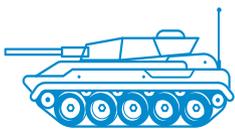
1975年11月，入伍生團結訓，我帶著傷離的心情，扛起黃埔背包，到裝騎202團報到，駐地在北部，但經常調防游移不定。有一段時日，週五夜晚的平快車，清晨抵達屏東，成了我的愛情專列，雖然南北奔波，但心情是愉悅的。或許是被我的認真和真情所動，1978年7月，在雙方家人的祝福下，夢想成真，娶得美人歸。湊巧的是，與此同時，黃慶賢也與阿香王月民結為連理，為44期甲兵增添一段佳話。

部隊中的生活環境與學生時期想像中有雲泥之別，生活設施簡陋，裝備紛雜老舊。再加上裝騎團如無根之萍，沒固定駐所，稱得上是顛沛流離。部隊成員更是臥虎藏龍，形形色色，要想適應還真不容易。

記得1976年第一次進湖口基地，發生獨立42旅三名士官私自駕駛戰車外出，砲轟新豐電廠事



孫女過生日招待小朋友



退休後旅遊度假

件。次日戰車陷於稻田，其中一員自裁，另二員軍事審判，很快就槍決。這個事件給了我很大的警惕，讓我爾後處理軍隊部屬事務更加謹慎。

出基地後移防宜蘭，1977年下半年升副連長，並以中尉官階進裝校正規班受訓，同期還有沈小偉、柯鏗朗兩位同學，我們應該是最早的一批。結訓後返回原單位升任連

長，移防桃園大湳營區，裝備是64式輕戰車。這型戰車是兵工署1975年執行「萬乘專案」，由M18驅逐戰車的砲塔與M42防空砲車的車體底盤組裝而成的戰車。

軍人行業有個最大的特色，就是絕對服從，沒有選擇的自由。就像原生家庭一樣，每位初任官的軍人，對長官、部隊無從選擇，一紙派職命令，很大程度影響了一生的發展。軍隊是一個龐大有機體，在沒有戰爭的承平時，軍人的待遇較百工百業相對低下。為了反攻大陸，在龐大兵力的需求下，軍校短時間擴大招生，部隊管理階層素質參差不齊，造成內部管理失當，衍生諸多弊端，軍營內賣假、賣米，時而有之。再加上接續不斷的裁軍案，兵力規模從45萬降至約2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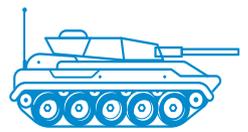
萬，受到衝擊最大的就是我期同學。上述種種原因，使我對未來的人生產生了不同想法。

1979年初，我任職776營第二連連長，帶著部隊全員全裝海運航渡至澎湖島，移防至港底營區。這時裝騎團已改編為戰車群，我連裝備M41戰車，與群指揮部在同一營區。指揮部下達的首個任務，就是三個戰車營各修建一條戰車坑道，我連配置的任務是龍門海邊戰車坑道。戰車連兵力少，坑道工程無疑是個長期艱鉅的任務，我雖不想爭功出頭、也不圖官位仕途，但是基於軍人使命必達的天命，仍精心策劃。我親力親為，身先士卒，夙夜不懈，嚴控工期，終於三年如期完成，率先達成任務。當年郝柏村、蔣經國視導澎湖時，便是由我擔任重點簡報，獲司令官陶光遠中將的嘉許，記大功一次，這是我軍旅一生最值得稱道的事跡。

正當我享受佳評，風光人生的時刻，不想惡運隨之而來。澎湖有家知名飯店，頂樓有家歌廳，駐唱歌手按季或月更換檔期。每逢新一批歌手抵達澎湖時，群指揮官便會設宴款待，並邀



雄壯威武的戰車部隊最適合作戰力展示表演



請眾歌星約10餘人在營區搭乘戰車巡遊，展現戰力，樂此不疲。

M41戰車頗為耗油，每回戰力展示動用的油量，遠超過平常的駐地訓練用油。外島的戰車部隊負有隨時應變任務，每輛戰車平時必須維持全滿油箱，列為戰備督考的重要項目。我向營長、指揮官逐級報告油料耗損的實情，所得答案是自行解決。以一個小小的連長，身在離島，如何有能力補回大量油料的虧空？結果在總部戰備督考時，我因戰車油料不足被列為重大缺失，記小過乙次，營長及指揮官也連座受罰，自此，我掉落深淵，列為黑五類。

經此事件後，我深深覺得軍人這條路並不適合我。在四年連長交差後，我決定調整人生方



參加裝甲兵同學會活動和同學相見歡

向，報考軍訓教官，主動離開了部隊。我先在潮州私立志成商工擔任教官5年，後因該校學生人數漸少，有關校之虞。趁公立東港海事水產學校教官出缺之際，申請轉調成功。

在東港海事水產學校期間，由於我行事規矩，一絲不苟，有板有眼，深受校方的好評，校長還破例增列我夜晚的加班費。之後我又轉調屏東科技大學，經歷了二任校長，都對我特別的關愛，1999年我退休後，還特別聘我為宿舍舍監三年。如今他們都定居花蓮，閒退時我會去探視他們，彼此已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。

綜觀我不怎麼順遂的軍旅生涯，我自己覺得還挺不錯的。離開部隊後，教官所面對的環境相對單純，既可照顧家庭，又可身教兩個兒子。如今他們均完成了高等教育，並已成家，兩對夫妻都在科技業服務，分別居住在台北和新竹，我也有了兩個孫子，三個孫女，生活幸福美滿。



三代同堂合家歡